



2026 年 9 月 7 日 星期一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6

文化藝術報

小半年没出门,身子越宅越沉,心思越钻越窄。忙完手头的事,下意识正告自己,得出门了。正好,有战友在威海,便说走就走。出门时,贪心又起:还没有看过趵突泉。于是,坐高铁到济南,黄昏时,冒雨走进趵突泉公园。

济南是一座奇城。地处北方,城里却有七十二泉。地下冒出的泉水,聚集成湖,蜿蜒成河,天上水汽氤氲,城里人家枕河。绿柳掩映中,一大群人围着泉池。

深一脚浅一脚,走到跟前。只见水池中央,三股泉水如同盛开的莲花,汨汨绽放、生生不息。细浪自泉眼四散开来,丝丝缕缕、波纹连绵,流到池边静止下来,清澈见底。这一汪水,苏轼当年也曾来看过,不知为何,没有留下诗句。

石额的正面,挤满拍照的人。我绕了过去,坐到侧面的一个角落,盯着这三朵泉花,一时思绪茫然。旅行源自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那些未曾谋面的,永远充满诱惑。怀着一颗空空的心,走到趵突泉跟前,坐在它的对面,才发现,它就是三股向上涌动的水。很少有人探究它的形成机理,更没有人细究它的构成元素。正是这一股股活水,让济南城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坐了良久,想起好长时间没有作文,便暗自祈祷,自己能文思泉涌。

入住附近的宾馆,一觉醒来,已是七点。本想着到大明湖边的老城里打望一下,顺道吃点早餐,却没找到一个铺子。饿着肚子,奔向超然楼。苏轼当年在密州筑台,苏辙将其命名为超然台。明知此楼非彼台,奔赴的路上,却在心里一遍遍念着,“诗酒趁年华”。

十年前,曾经参观过刘公岛,憋了一肚子气。此番再来,第一时间,还是上了岛。上岛后,先向左,走进丁汝昌的故居。对着其中的一张地图,端详了半天。当年,他带着两艘最先进的战舰,自英国起程,横穿地中海,途经红海,越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回到大沽,是何等的风光。没想到,辛苦经营多年,甲午一战,樯櫓灰飞烟灭。内外交困之下,他毅然自杀,那时他心中,该有多大的悲愤。

再向西,系统看完国防陈列馆,如同走进那段波诡云谲的百年历史。出来时,看着晴朗深邃的蓝天,想起前些天飞往中东的中国军机编队,心里的气,长长地出了一口。

下岛,登上环翠楼,看着美丽的海湾新景,在空中寻找昔日的威海卫。山海之间,一块渔耕田,逐渐发展为一个海防城。南北 870 米,东西 630 米,曾经护佑了多少人的安然,也遭受了难再说的狼狽。

齐鲁行思

○ 李亚军

楼阁两层,一楼正面朝向院内,没有看头;二楼面海的窗格紧闭,无由上去。空旷的苏公祠内,对着苏公石像,大声朗诵了一遍他的诗:“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阴云散去,遍地阳光。一条百十米长的小街,竟然火爆全网。顶着烈日,挤在人群中,走出来,汗流浹背,也没看个明白。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看起来像猫的海岬,竟然也成了网红点,很多青年男女,冒雨骑着电动车,前来打卡。

胶东半岛的丘陵,连绵到海,留下不少的海湾沙滩,成了天赐美景。沿千里山海旅游观光道一路向东,各处景点像串珠一样。次日,专门来到最东端的成山头。史书记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曾两次到达这里,祭拜日神,宣示主权,祈求江山永固。

要离开时,听到有人把这里称作“中国的好望角”。南非那么远,那个角那么深,怎么能跟眼前的相比,面朝东方,迎着瑞气,给人带来这么美的感觉。当我看到“好运角”的碑名时,不觉释然地笑了。

午后,在布鲁威斯号沉船前的沙滩上,像孩子一般踏浪戏水时,忽然觉得该离开了。倒不是怕麻烦战友,三十年的交情,知道他们一家是真热情,恨不得让我三日看尽威海、吃遍威海。一念起,就出发;一念又起,便想回家。旅行在外,我的心总像天上的云,说变就变。

取道而来,也要绕道而去。六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专门到过蓬莱。人算不如天算,精心留出的半天,一直是瓢泼大雨。顶着海风,伞都撑不住,跌跌撞撞,上到蓬莱阁前。没有看清阁的样子,更没法体会它的魅力。于是,央求他们,陪我再看蓬莱阁。

出发时,天上又飘起雨丝,我心不禁一沉。两个小时后,到达景区时,天放晴了。从东门进,经弥陀寺,到天后宫,再三清宫,一一看过,触摸老墙的沧桑,感受古院的清幽,在斑驳的阳光里,拾取零碎的故事。第一回,发现陶渊明没有被供奉着。只是,与对面的关羽相比,明显要冷清一些。也是,陶公原本就是隐逸者,不喜欢热闹;关公则是大众神,背后有皇家的推手,也有民间的助力。

终于走到碧海边的丹崖上,从苏公祠,到卧碑亭,再到避风亭,绕着蓬莱阁转了一圈,又看了一遍。楼阁两层,一楼正面朝向院内,没有看头;二楼面海的窗格紧闭,无由上去。空旷的苏公祠内,对着苏公石像,大声朗诵了一遍他的诗:“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室外的游客,忙着看海天一色,也有人在盼海市蜃楼。我心不甘,转身离开时,感觉有风从背后吹来,似乎推响了那紧闭的窗格。不禁在想,真上到二楼,又能看到什么?

月光下的音乐会

○ 赵 敏

月光轻柔地洒在那片墨绿色的草地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八一”建军节,两天前我接到了“鹰城白龟湖草坪音乐会·军歌嘹亮”专场的邀请函。我是踩着暑夏的热浪走进会场的,谁知道,会场阵势的热浪高过了酷暑的热浪。晚上七点半,西边的天幕上呈现一抹灿然的橘黄,色彩在变幻中忽暗忽明。恰逢农历十九,介于满月至下弦月之间,属于亏凸月(残月的前期),这时的月亮还在地平线以下,稍等一会儿,月光就会洒下来。

草坪上已经坐满了穿戴打扮各式各样的人们,而最令人瞩目的是草坪的西侧,端正正坐着一个方队,他们是军人,一式儿的绿色马扎,一式儿的军容装束。他们是退役军人军乐团。

退役军人军乐团奏响了第一首曲子《我是一个兵》,之后第二首《人民军队忠于党》,第三首《三大纪律》……共五首经典军乐。老兵代表激情拉歌,不少年轻的朋友主动登台与歌手对歌,男女同台,热情激昂,唱的都是经典的军歌。本土的音乐爱好者和实力派歌手轮番登台演唱。

我为什么能接到这次音乐会的邀请呢?因为 37 年前,我也是一名军嫂,我的丈夫驻守着北疆的大门,他当兵 20 载,在部队冬夏寒暑从不忘自己是人民子弟兵的一员。他从 17 岁走进部队那个大熔炉,就再没有脱下那身军装。那一年的 8 月 1 日,我从豫东一个小城坐上火车奔赴部队结婚,从绿皮火车上走下

来,中转站是北京,首都多年来我向往之的地方,那一次想看看、转转,再北上关外。于是,我在北京停留了几天。

到关外下火车时已经是 8 月 10 日凌晨了,部队派人从绿皮火车上把我接回部队,没有回营区,直接把我接到了婚礼的现场。此时,我才知道,这个婚礼是团部为我和另外一名营级干部的爱人举行的战士音乐会,我是副团长的爱人,和那位营级军嫂一样也是军嫂,战士们对我们的拥戴,是当时最高的礼遇,我和那位军嫂感动得热泪直流,脸上的泪水怎么擦都擦不干净。有个小战士上台唱了一曲《十送红军》,那声音、那音调感动了所有的人,台下几千名战士也是齐刷刷地站立起来,向我们两位军嫂行礼。

那个军礼,此后的数十载都在我的眼前晃动,成为我生命中一种精神的慰藉和荣耀,每每忆起,激动不已。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故事源远流长地讲了一辈又一辈,子弟兵和人民是鱼水深情的血肉情缘!

团长是北大荒人,他操着一口地道的北大荒话:二位姊妹,今天是你俩最难忘最幸福的日子,也是我们全团最难忘最幸福的日子,二位也唱首歌吧。营长家的嫂子先唱,她唱了一曲《沂蒙颂》的插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统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

她的歌声清脆悦耳,她是带着表演的动作在台上演唱的,台下战士们目



财喜也疯狂（1）

○ 墨 耘

财喜是什么?猫之爱称也!我家财喜为啥疯狂?因为它是皮皮,一只顽皮的德文卷毛猫。

在湘鄂一带,人们温柔地把猫咪唤作“财喜”,寓意招财进喜,裹着烟火暖意,藏着市井人家对小生灵的偏爱与期许。世人眼中的“财喜”,大多是温顺慵懒、安静软糯的模样,守着一方窗台,悠然度日,清冷又乖巧,可我家名为皮皮

的德文卷毛猫,彻底颠覆了这份对猫咪的固有印象。

说起来,我家先来的财喜,并不是它。本不想养猫,嫌麻烦,耐不住妻的酷爱和坚持。十年前的春天,妻子从朋友那儿抱回一只美国短毛小母猫,取名咖咖,有标志性的圆滚身材和光滑皮毛,一身咖啡色的虎斑纹路清晰匀称,像一件精心织就的毛衣。它最喜欢做的

光都深情地注视着她,很多战士低下头擦眼睛。台上台下异常安静,只有她的歌声顺着星空下的明月清风飘向远方,战士们的心随着她的歌声飞到了老区沂蒙山的深山中……那是一场庄严的演唱,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营长家的军嫂让那场音乐会有了不同的人性和生命的双重意义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营长家的嫂子是一个县剧团的台柱子。

我也唱了一曲《英雄赞歌》,这首歌是电影《英雄儿女》里那首家喻户晓的插曲,因为原曲是女高音,末尾的高音我顶不上去,台下的战士们立即接上去伴着我唱起来,他们雄壮的声音瞬间化解了我的尴尬,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40 年的岁月里,沧桑已过,再听这些军旅之歌,犹如昨天那样激动,那时候的我还是个小姑娘,没有任何力挽岁月狂澜的本事,但却有着一腔对爱人的纯朴向往、对理想幸福的追求。

恒以致远、初心不改。40 年前的军旅音乐会,也是在草坪上,那是在天边的草坪上,是在远离故土的一座城中。今天这清澈的水域,绿色的草坪是故乡的,连轻柔的月光也是故乡的,那次数在嘹亮的军歌中,是和守护自己的人走到了一起,今天在故土重新唱起,心灵有相通之处。

月光升起来时,白龟湖的碧波在月光下一望无垠。两场音乐会相隔 40 载,它绵延着 20 岁青葱的岁月,往事再现,有灵魂的昭示。

事,就是找一个阳光充足的角落,把自己团成一个圆球,安安静静地睡上一整天。咖咖就这样安静地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好几年,平淡而温馨,我们一家都觉得,这就是养猫该有的样子。

直到五年前春天的一个周末,一切变了样。那天妻子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怀里抱着一个巴掌大的小东西,它嘴巴巴的,浑身短短的炭烧酸奶色小卷毛,小脑门、小脸,尾巴细长,但眼睛和耳朵大得出奇,活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猴子。妻子把它放在地上,它立刻东张西望起来,一双圆溜溜的蓝色眼睛滴溜溜地转,丝毫不怯生。它先是绕着客厅巡视了一圈,把所有角落都嗅了一遍,然后一抬头看见了沙发上的咖咖,便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诗 歌 苑

水边书（外二首）

○ 叶 宁

轮渡过江

过江桥梁、隧道越来越多
长江再怎么宽
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思念和距离成正比，
那么倒是一个新问题——
我们的思念，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短？
短到每次过江之前，
甚至不用为了短暂的分开而告别。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和你的爱人
庄重地告别，再热烈地重聚。
中山码头两元的船票，轮渡满载
自行车、电动车，也载你过江。
告别这事就算过去百年，
场景依然让人动容。
浦口火车站枕木永远是老旧的好使，
在铁轨之间
见过《背影》里摆摊的水果贩子

响水河

我家住在这条河边
地图上，一个点、一条线
站在这一点时河叫响水河
往大了看，叫秦淮河
再往大看，叫长江
在一套更大的系统里
小河的名字被省略
我们在河边若有所思
我们的一生
很可能就是这样
河水沿着既定的河道走下去
偶尔被暗礁激起的浪花
必定是忽略不计

